

情

▲情雜誌第一期出版

▲大贈品
▲大優待

廬父主幹智周編輯之情雜誌第一期本日出版內容莊諧數十篇皆當世名家作品中如廬父之玉門血淚卓呆之情書小青之妓丐緣茗狂之愛情和財色笑孫之志氣智周之盜窟恩記或悲或喜能令人笑啼不禁末爲枕亞之哀情長篇沉珠記情文與梨魂淚史堪稱三絕世有不怕淪淚者不妨買來一讀▲▲▲本誌月升一冊定價二角半年一元郵費加一全年二元郵費在內▲▲凡在陽歷八月十五以前至八仙橋總發行所定閱全年者贈廬父傑作滬江風月一冊計四本值一元六角但須附郵票一角六分逾期不贈分發行所不贈●總發行所上海法界八仙橋德行里一號●分發行所上海交通路清華書局四馬路進化書局啟新書局望平街小說日報社本外埠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綺芬浪墨出版
(每部實價大洋二元)

書爲之江少牢孫綺芬著小說筆記詩文等九種(序言)有傳錄
枕亞王面神李涵秋著寒雲包天廬我生孫漱石程瞻廬林琴南撰
鶴雛葉小鳳軒指戲貴少芹嚴韻倪鉄池張乙盧園劍雲何海鳴字定吳
胡寄廬天台山農徐卓榮傲詭聲施濟羣吳東園顧明道鄭逸梅郁松俠諸
公(題詞)王西神詞十三「題持」李涵秋王壽雲吳雙漱超眼雲范煒燁
柳亞子海上說夢人鄭正秋胡石予詹子菊王鍾根孫漱石范石博袁寒雲諸公
題語」包天嘯許廬父沈禹鍾俞天憤戲美孫諸公洋裝一巨册實價二元
跋語」徐天嘯許廬父沈禹鍾俞天憤戲美孫諸公洋裝一巨册實價二元
通訊寄上海伯頓路五九號孫綺芬收

枕亞最刻骨想思記
新傑作花月痕而筆法類此書爲枕亞先生最新傑作
出版愛讀徐君文字者曷異乎來洋裝兩冊定價元四角

綿白話中仍含有文藝趣味端倪已略見於第二回小說叢報行外別開章
賞其價值可以想見矣書分上下兩冊三十二回十六萬餘言茲上集業已

近現代小說史
 準陽歷八月中出書定價八角
 角在出版前預定者只收四角郵費加一
 誌總發行所
 ▲預約處情雜

最近
一百騙案出版

上下兩卷 定價四角
特售七折 欲購從速

總發行所 上海法界太平橋成里十四號上海高等國文研治會
寄售處 各大書坊 上海望平街小說日報社

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癸亥年六月十七日 星期一

星期一

水
說
日
報

五
五

The Novel Daily

第二三百一十一號

◀今日張三售大洋三分▶

中街平望路馬三海上立設社本

封面長	行三行	起碼每	日每行	大洋六	角中錢	同普通	長行每	行四角	後幅短	行每字	四風長	期面議
印刷	者光	明印	刷所	上海	派克	路中	八十	九號				

發行主任黃冠卿

編輯主任徐枕亞

廣告主任孫緯才

餘屋分租 有二層樓亭子間出租最宜設立
本報招登國貨公司廣告

立字號與公共機關之用租金從廉小說日報社啟

上海北京路石路西大純公司發行
國貨素精及素精長壽麵
質味鮮潔洵爲衛生家必須之品

許塵父招收遙從弟子

每十元爲一分其值由本會代辦處收存
小說範圍內各情俱採探俠家社會一專門類及文言白話新體等作法均按期更換
書報雜誌刊登如有酬贈原著作人得半其餘存虛父處爲將來組織社刊及各種公共事業之費
綴法及社名公議之社刊未組織前得以小說日報及情難誌代社刊之用凡學生購閱該日報及情難誌只取半價如限於財力不能購者由虛父介紹至各備資在各該生有課卷披露時購閱一份除評改課作外(評改作兩事經虛父同)改課極注意批評俾學士了解文法較易得益
大書多得便於自修之用寄各生爲研求之助一諸生應用書籍由虛父接驗各人程度爲擇定如購寄不便並可由虛父代辦大概較平常稍廉
心多致書局皆所祿職可照同行批發價格惟郵費須各自理一本外埠學生能惠然顧我極所歡迎其因障故不便相見者可互易照片以代面晤(如至發達時期尙擬舉行星期茶話會等藉通聲氣而資討論但現時未能辦到)
一有志從學者可先寄四個月學費普通二元專學小說者十二元由虛父寄上收據連同課題卷紙一併郵奉一本簡章有未盡處得隨時通函修訂正之通訊處上海法租界八仙橋德行里一號(中法學堂隔壁)清風明月廬

小說日報彙刊第二三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為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冊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號（第五集一百廿一號至一百五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票通用售出無多欲得者幸勿錯過（六七七集續出）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炎暑逼人。苦無消遣。惟有埋首書城中。藉驅愁魔。見有佳者。輒信筆錄之。曩見有美人詩九章。香艷絕倫。不莊不佻。堪稱上乘之品。其一詠美人妝云。春睡初醒。粉黛。小窗重與理新妝。雲鬢巧掠三鬟髻。粉頰濃勻百。香。唇點猩紅櫻。小。眉描黛。螺。柳。痕。長。含。情。悄。向。花。間。立。道。訝。嬌。娥。降。下。方。其。二。詠美人遊云。



東風西爪 劉恨我

友人柳子翼。曾數數詢予曰。巽觀。汝所作小說。資料何層出不窮。報上。雜誌。上。又。一篇。不。我。只是。想。動。筆。做。一。篇。也。愁。沒。有。資。料。其。安。在。予。嘆。曰。噫。巽。觀。十。載。浮。沈。悲。歡。喜。怒。之。味。得。意。落。魄。之。境。皆。身。歷。之。矣。受。之。於。身。心。發。之。於。詩。文。不。期。然。而。然。每。一。篇。成。亦。不。覺。其。清。涼。之。落。哀。感。淒。涼。之。作。萬。人。譽。傳。偶。一。重。展。已。無。限。傷。心。矣。



小說話 巽觀

大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五等香烟



大前門 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五等香烟



瓜皮 徐洞天

近來的天氣很熱。翠衣紅釵的西瓜。便做了應時品。在市上大出其風頭。我因是想起了和西瓜很有關係的一段情史。講出來和諸君消遣消遣。

楊玉春是一個風流跌宕的美少年。在那夕陽西沉的時候。架了一副金鏡。提了一柄執扇。搖搖擺擺在一家樓下經過。忽聽得樓窗呀的一聲開。即覺有物自上而罩下來。知道不妙。把頭一偏。欲想避開。豈知已經來不及。不偏不倚。罩個正着。宛如帽子一般。套在頂上。把一副金鏡。也幾乎打落地上。忙脫下看時。乃是半個青皮白肉的西瓜。甜汁淋漓。掛得滿頭皆是。玉春頓時怒不可。奔進那家牆門。欲知那家丟西瓜的人。起交涉。方到客堂中。即見裏邊走出一個容顏。色。的。說。道。哥。哥。不。要。動。怒。此。是。小。妹。之。罪。把。瓜。皮。誤。拋。在。哥。哥。身。上。致。把。哥。哥。衣。服。污。得。不。成。模。樣。待。我。來。代。哥。哥。拭。拭。便。了。玉。春。此。時。聽。他。哥。哥。長。哥。哥。短。的。叫。個。不。住。頓。時。軟。化。了。下。來。地。方。纔。的。火。氣。驅。逐。到。鳥。有。之。鄉。連。忙。也。答。了。一。禮。說。道。不。敢。請。借。條。手。巾。與。我。待。我。自。己。拭。拭。何。敢。親。勞。玉。春。盆。水。來。讓。玉。春。洗。臉。此。時。的。玉。春。如。劉。郎。

入了天台一般。喜得什麼似的。再要搜集些談話的資料。來和女郎交談。不知揀那一句話兒。講得好。偷眼瞧那女郎。也一樣呆呆的立着。惟一雙如秋水波。却不不住的向他身上打轉。玉春一抬頭。兩方視線。互相接觸。羞得女郎頓時低下頭去。玉春亦就執巾於手。不住的在髮上。頸上。細細擦拭。統統一把。又是一把。把一盆臉水洗得盡成白沫。擦有三分鐘之久。方始停手說道。今天天氣很熱。頭上的汗。總揩拭不乾。不知妹妹身上。也覺得熱麼。女郎聽了。就把手中所執的一柄象牙細骨的摺扇。授與玉春道。哥哥如嫌天熱。請自扇扇。以免受了暑氣。致身體不快。玉春聽了。覺此女情義。異乎尋常。一種輕靈淺笑的嫩臉兒。使生病的見之。恐怕無需醫藥。也會霍然而愈。

玉春坐未片時。聽得壁間鐘聲鏗鏘。已報七下。知天已垂暮。難再稽留。因即道聲再會。告辭而出。到了家中。方始曉得自已之執扇。和女郎之摺扇。互相纏錯。誤携回家。乃即開扇細看。見一面是畫的潯陽琵琶。秀麗無比。一面是寫的疑雨集句。格妙筆花。再看上下署名。方知女郎芳名素娟。因是更愛不忍釋。常在那電燈光下。翻覆瞻玩。幾乎連寢食都忘掉了。明天清晨。玉春起身後。想起昨日一回事。即忙對鏡修飾一番。在枕邊取了女郎的摺扇。便借還扇為名。重到素娟家內。時素娟亦已起身。獨自在庭中。對

着一枝鳳仙花。呆呆出神。聽得腳步聲響。忙回頭看時。見昨日的少年。又翩然而至。不覺又驚又喜。乃先開口問道。玉哥很早。你豈是來取執扇麼。玉春聽他稱呼。知道已之名字。也被他在扇上得悉了。因亦含着答道。素妹。我不是來取扇。是來還扇的。我昨天昏睡得很。把你的扇子。携回家去。沒有覺得。豈不要給人家笑話麼。素娟乃亦微微一笑。招玉春登樓。玉春經過客堂時。見昨日套在頭上的半個西瓜壳。尚在几上。乃心中暗暗的感激他。且不住的默禱道。瓜皮瓜皮。你若若有神。使我們倆結成緣。我當把你香花供養。像菩薩一般看待。玉春心中。雖在默禱。兩足却隨女郎前行。未離左右。到得樓上一間精室中。方將頃間的心事丟開。互道欽慕之情。

原來女郎姓卜。係某女師範的高材生。和玉春肄業的某中學校。相去不遠。在春間。某女師開運動會時。曾和玉春有一面之緣。所以他倆一見如故。就像水乳交融的很相投機。後來兩人不多幾天。就發生了自由戀愛。更由自由戀愛。而變成正式夫婦。在結婚的一天。玉春要求素娟。把半個風乾西瓜皮。一同嫁了過來。用紅木匣子。高高的供在新房之中。留作紀念哩。

著父盧許越東 (十二) 凶行客俠竊小救 難發人盜巨捉 回二第 泔水今

連說罷了。你們都跟我來。於是正堂的妻子陪着胡老爺。到了裏面客堂。就是先洪英喝過酒的地方。胡老爺上首。一把椅子坐下。問道。你們如今轉是要尋死呢。還是想我老爺開脫。啊。正堂的妻子聽了。又慌又驚。跪下求道。還個總求大老爺開恩。胡老爺聽了。手搖着他特留的兩撇黃鬚。正色說道。你這女子。可曉得替爺查賊和強盜。是一樣的罪。名。壓。正。堂。的。妻。子。忙。又。跪。下。叩。頭。口。稱。冤。枉。胡老爺嘆道。我聽了。你們這般情狀。我又可憐你們起來。說了。也。罷。我。老。爺。生。平。為。人。最。是。慈。善。你。們。想。來。都。聽。人。說。了。也。罷。我。老。爺。生。平。為。人。最。是。慈。善。你。們。想。來。都。聽。人。說。便。得。不。到。殺。人。的。罪。名。好。麼。正。堂。的。妻。子。又。待。講。話。胡老爺忙道。且慢。我還有吩咐。呢。但是。你們要脫卸這罪。須要。把。強。盜。留。下。的。原。贓。一。起。拿。出。來。給。我。老。爺。查。勘。我。才。有。法。子。開。脫。你。們。呢。正。堂。的。妻。子。雖。是。女。流。却。也。有。點。見。識。聽了。這話。一時。回。答。不。出。胡老爺却是能手。不等他們。思。索。就。翻。轉。面。皮。拾。子。一。拍。婆。婆。喝。道。快。講。呀。你。們。犯。這。等。大。罪。還。想。享。用。賊。贓。作。你。們。的。太。太。少。爺。麼。我。老。爺。好。意。開。脫。你。這。死。罪。不。知。感。我。的。恩。還。敢。阻。抗。我。的。命。令。麼。哼。哼。好。一。個。不。識。起。倒。的。賊。贓。你。們。不。獻。出。來。我。就。先。治。死。你。的。丈。夫。兒。子。然。後。再。將。你。們。鎖。回。衙。門。一。面。再。來。抄。

文友鄭子逸梅。骨瘦如柴。若入諸小說。當目為黑籍中人。也。性頗甚。輒調笑諸友於小報中。日昨讀紅雜誌。見有廣斜氣歌。中述余云。范菊高。年紀小。讀分頑皮不得了。余雖頑皮。于卿底事。捉狹哉逸梅。愛效顰調之。曰。鄭逸梅。鴉片鬼。年大頑皮如小孩。鄭君稱余頑皮。余故以頑皮報之。兩可抵消。勿再饒舌。當痛啖陳皮梅。以洩此氣也。徐卓呆之偵探小說。頗具好思。



畫波樓隨 范菊高

。妝成何處散春愁。女伴相携陌上游。穩曳花裙拖百褶。輕移蓮步蹙雙鉤。面流汗粉渾忘暑。眼溜波光屢送秋。門草歸來天已晚。手扶小婢上朱樓。其三。詠美人。醉云。遊罷開欄金巨羅。小鬟低唱慢歌。青分竹葉唇初綻。紅暈桃腮半醺。倦態尚能支燭底。春心先已到衾窠。醉酣扶向牙床去。爲問楊妃意若何。其四。詠美人睡云。迷離雙眼初醒。解脫輕羅帳。香家碧紗。一縷。枕痕紅透肉三分。鴛鴦夢好呼難覺。鸚鵡多情語不聞。微笑未知緣底事。梨渦巧綻口邊雲。(未完)

良友雜誌出版預告

本雜誌爲本社社員所組織由王鈍
恨朱枕霞李松陵盧冠霖輯月出
凡在言論學文苑等記小說常識
雜俎生成績圖畫風景等作見賜
者一經選刊酌酬現金或本刊創刊
號正在編輯贈登廣告一期
上海東有恒路五百號良友社啓
電話北二七八四號

● 青年學社徵求社員

本報館因志定於庚午年社可見
纔在今歲報成這個青年學社可
得不論什麼事只要有堅心去幹
有不能成的道理本社因抱公開主
義特地在本社宗旨相同的大家可
行端正和在本報宗旨相同的大家
以加入詳細章程函索即寄(通信
城內候家路曹品三或法外灘四號
何兆發君可也)

發起人
曹品三 孫尚志
何兆慶 劉恨我
同啓

黃覺非

王景石鬻字

收件處上海各大箋扇莊
(贈送書畫一月)左腕四
五尺楹聯中堂
屏條匾額三尺花卉立軸
每件只收墨郵費一元二
角銀件往還均須掛號
贈送期內通信上海
法租界紙霞飛路貝勒路
口

民生女學校

蘇州的四怪

俗以異常的，常說他是怪！像蘇州「戒鑑昌」造的「拾行箱」，「大衣相」，怪好看，怪靈巧，怪堅固；還有那「各種皮件」亦怪出色。外埠函購，請將价銀寄費滙下當即寄奉不悞。

蘇州 閶門東中市
戎鎰昌啓
電話八百八十四號

[illegible]

一徐書約

匾額	每字四元	「以一方尺爲
度過則遞加		
堂幅	八尺十元	六尺八元 五
尺幅	四尺四十元	三尺以下二元
聯幅	八尺六元	六尺五元 五
尺幅	四尺三元	三尺以下一元
屏幅	八尺五元	六尺四元 五
橫幅	四尺三元	二尺以下一元
橫幅	整幅與堂幅同	半幅與屏
坑屏	每條二元	
冊頁	每件二元	
楷扇	每面二元	(細楷不書)
書眉	每件二元	
名刺	每件二元	

「一」篆隸加倍「二」對聯之字數及堂軸掛屏等之行數篆者如欲指定潤須加倍「三」壽屏碑誌等書潤另議如有須兼撰述者亦可酌議「四」潤金先付一星期取件「五」外埠函索郵費自給「六」油光劣紙不書「七」磨墨資每元加一元

金石潤例

金章每字三元
石章每字一元
民國主年五月 虞山徐天璠重訂
「餘不刊」
交通
路中清華書局
收件處上海
各大局號

欲收古董者鑒

敵處藏有古董十餘件計開玉石
 一件犀角爵杯一件宋汝磁香
 一件宋磁盆一件粉定磁一件
 一件磁盃一件吊桶八張以上諸
 兒眼四粒趙子昂畫一珍現願廉
 品均爲希世之珍現願廉價出讓
 意者請來接洽
 中法學堂北一號孫梅慶啓

枕亞 最初 傑作

玉梨魂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口碑載道奚待贅言

▲特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金鐘牌化粧品

油髮生水露花

製司公亞香海上

許廩父介紹素精

大純公司所製之素精質地精良鮮美無比攪入肴饌能化常味爲特殊會經鄙人親試確係珍品迥異尋常世有知味者請化大洋三角買來一試方信余言非謬也

乙 廬徵求舊稿

迭承諸同文惠函囑將拙稿彙編
世漸汗勿勝茲徵求小報所刊署名
叢報纖孫乙乙之稿除諸談不要外
自當酬贈一部以答盛意後至郵聲
通訊處台州陸軍步兵第四團開本
部張乙廬收

九將
版馨

枕亞浪墨初集名薈 豔香

全書六卷二十萬言總目列右

●卷一說彙

「五種」慘情「余歸也晚」孽情「自由鑑」列情「一死難」妬情「毒藥瓶」哀情長篇「棄婦斷腸史

●卷二藝苑

「三種」斷碎文章「二十餘篇」枕霞閣吟草「百廿餘首」庚戌秋詞「十八首

●卷三豔戀

「六種」冰壺寒蠟「九十則」紅樓夢餘詞「六十首」悵惆詩「三十首」珠沈玉碎詞「三十首」蕩魂詞「三十首」閨情限字詩「十二首」

●卷四譚薈

「二種」檣騰室叢拾「六十則」

●卷五諧叢

「二種」快活三郎文集「廿二篇」快活三郁詩話「五十則」

●卷六雜纂

「三種」兒童俱樂部記觀記▲苦招生記

大前門香烟



大前門香烟
理

雜俎

鵲夢影後序

蔡竹銘

窮書生坐對牀頭黃髮子。目以爲得意。是大可笑事。非第得意。且視若生苦。生亦一情痴。死亦一情痴。是更大可笑事。余於孺人。得母類是。曰說誠有之。事或不然。夫夫婦之際。交以色者。非情。交以情者。非心。惟心與心交者。其貪賤。其勞苦。不以爲怨。歷憂危。當患難。不以爲悴。苟富貴毋相負。貧生死母相忘。此人生至得意事。黃婆子庸何傷。窮書生又何責。况世不皆窮書生。世有床頭人。亦未必盡如黃婆子乎。今吾孺人之亡。可悲可知。書生動哭。祇感泣於窮時而已。值得自問中兒女之私。天下豈有愧色矣。生猶相戀。死不相忘。天下無義丈夫。對之顏爲汗矣。自哀不暇。奚爲笑之。此集之存。黃婆子死且不死。願天下未爲窮書生者。一視床頭人何如。恐又將易訕而爲忻喜也。書至此。又不覺破涕爲笑矣。竹銘再序。

集珠泣

有情。且悲歌。遺愁思。檀口爭傳七字詩。猶記春風題柱句。天教吩咐與男兒。晚來冰淚泣鮫綃。賭酒評花未敢豪。莫漫當筵傷往事。憐才偏得鄭櫻桃。傷心我似白江州。回首寒窗憶舊游。

集粉墨

遊。不借廿年塵影裏。江南風景已殘秋。贈梅蘭芳詩題後。檀板銀箏得幾聲。銷愁無那種愁多。權將優孟登臺技。寫入王郎新地歌。吾輩百年皆夢囈。人生一誤是情魔。情君聲價消君福。袍袖將關可奈何。

梅廬贈墨

逸梅

產異二則。產鳥三。似鳳非鳳。觀者如堵。有某氏婦。懷孕二十四月。忽產鳥三。似鳳非鳳。觀者如堵。

塵影

蔡竹銘

讀三國志。慕諸葛武侯。每私淑之。長客羊壇。游學秀山。古柏森森。有丞相祠堂在。瓣香頂禮。願附門牆。嘗作長歌。紀之祠壁。歸而結草廬于鄉之原。以祀先生。朝夕依焉。其間有園有亭。有小舟。有漁具。有菊花茂樹。而環水。障以遠山。隔絕塵凡。三別饒勝趣。居此前後三年。美景良辰。賞心樂事。正復不少。入世以還。江山風月。無復作主人矣。余既懷訟累。羣忌耽耽。欲置諸組上以爲快。幸余素豪爽。以此

詩餘屬話

友雲

重於時。又薄有文名。爲當道所矜恤。卒得直。然且延累三年。傾貲累萬。一門桃李。雲散風流。求我青氍毹而不可得。顧因是久客羊城。日與蘇十諸先生游。略涉公牘門徑。於筆墨中別開生面。不至風雨窮廬。以老學究終其身。抑可幸矣。

梁樂府中有夜夜曲。或名昔昔曲。昔即夜也。鹽亦曲之別名也。張祐詩。村俗猶吹阿鹽曲。賀鑄詞。塞管吹新阿鹽。又或式之。有烏鹽角。元八月泉吟社詩。山歌耳鳥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李鄴詩。謝公留賞山公醉。知入笙歌阿那朋。劉禹錫竹枝詞。今朝北客思歸去。同入紆那被綠羅。阿那紆那。亦當時曲名。李詩言變梵爲監歌。劉詞言變南調爲北曲也。

暑窗涉筆

玉堂

俠賊李俠。伏其名。不知其何許人。操魯音。善單刀。飛檐走壁。身輕如燕。顧雖爲賊。而烈烈有俠士風。好抱不平。以勸扶弱爲大職。故積案累累。官吏終不獲。而李亦身無棲止。有時且自首公庭。謂某案乃李某所爲。勿累無辜。語畢而逝。捕之不及。故縣署遇有俠賊案件。亦敷衍了事。有張生者。賣菜爲業。某元於子姓富紳處。以爲指撥之費。初王紳業捕蛇。以放印子錢起家。博得紳士頭銜。聲勢赫赫。莫可與京。數年後。張生以所入無幾。僅能餬口。無力往贖。而王紳以此爲急。謂如再延宕不贖。即以此屋作抵。向有不敷。張生不敢與較。唯唯而已。又數月。張生生併典衣物。取往取贖。詎王紳乃哀求減讓。王紳大怒。謂放債數十年。無人敢不遵。何物狂奴。敢忤我意。飭僕毆逐。僕仗主勢。拳足交下。張生年輕體弱。被中要害。口吐鮮血。痛厥而斃。王見人命。毫不介意。使僕埋於後園梧桐樹之下。一面仍

飭人至張生家催贖以掩其事。張生家僅一妻一子。子祇五歲。妻聞言大驚。謂昨已去贖。何今尚未還。及晚王僕又至。謂明日速還。不准延遲。生妻焦急而泣。斯時窗外風聲蕭蕭。與戶內之泣聲相應。忽見一大漢自外躍入。生妻駭極而呼。大漢曰。汝何泣之哀也。速以語我。我可爲力。生妻見非惡類。遂俱以告。大漢曰。僅抵百元乎。我當代爲尋覓。請少待。汝夫亦當代爲尋覓。蓋即李俠賊也。李思王紳既爲富不仁。此款仍當取之於王紳。即至王家。忽見廳前階上。血跡斑斑。疑甚。樓頭牆角。遍覓無蹤。至後園。新月之下。梧桐樹前。黃土一堆。其土甚鬆。以刀尖下掘。果見張生之尸。知被謀斃。憤火中燒。亟往王紳之臥室。執王紳之於地。斥曰。惡奴。恃強霸屋。謀害人命。汝知天地間尚有李俠賊乎。王聞李名大懼。盡吐其事。李乃持刀割其鼻。奔至縣署。連擊其鼓。大呼李某在此。縣令聞之。大驚失色。念夜半李來何事。急起升堂。問李。乃盡述其事。並出鼻爲證。令立飭統班公役往捕。並將屍身看守。王至一訊而服。僕被於市。王則盡沒其產。以半作生妻撫金。餘濟窮民。其案始結。